



抱 朴

钟良义 傅恒 著

中国农民工的励志拼搏精神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城市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，对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是不可估量的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正能量。

抱 朴

钟良义
傅恒
〇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抢滩 / 钟良义, 傅恒著.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229-10759-8

I. ①抢… II. ①钟… ②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6348 号

抢滩

QIANG TAN

钟良义 傅 恒 著

责任编辑 廖建明 夏 添
责任校对 李春燕
装帧设计 刘 洋 肖 琴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至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重庆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28.25 字数: 360 千
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9-10759-8
定价: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 起	1
第二章 立	23
第三章 驻	197
第四章 行	343
后 记	445

第一章

起

1

要长期外出务工，就赶着结婚。这样的做法，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很罕见。岩生的打算中，原本没有这个项目，是新娘子提出来的。新娘子说岩生要离家很久，老爸和家总得要人照料，她来承担这个历史使命。

新娘子的理由，正是岩生最担心的地方。只是岩生给母亲治病和安葬母亲欠了很多债，而办婚礼需要的钱不是论张，是论叠。岩生不遮遮掩掩，干脆明说：想办，没钱。新娘子说无非是请一大群人吃一顿饭的事，我出一半的钱，再多出点也行。岩生继续干脆，备彩礼也要钱，拿不出。新娘子说我的父母早去世了，不用彩礼，嫁衣也由我自己备办，结婚头一天晚上，我悄悄把这些东西送到你家，你知我知就行。

岩生其实很想把婚事办了。离家久了，女孩成为别人新娘的事又不是没见过。穷山沟的人，要娶到个顺眼的女人，不比竞选村长轻松。岩生新娘子的长相不是顺眼，是很顺眼。就这样，岩生在临出远门前两天举办了婚礼。

新娘子就是玉芳。沟里的人看着她长大的，她的父母过世后一直靠姨娘照看。姨娘是猎娃奶奶，沟里人都这么叫。好像人在年轻的时候才有自己的名字，到有了儿子或孙子后，就成了儿子的娘、孙子的奶奶。大家乐意这种称谓，应该是有其道理的，没人出来解释，因为没人吃饱了撑得没事做。

小侄女要出嫁，猎娃奶奶高兴并忙着。她按照土家族的规矩，帮助

玉芳收拾嫁妆，又亲自动手给玉芳开脸。开脸，就是用细线绞掉脸上的汗毛，这是土家女孩出嫁的重要习俗。可惜如今会开脸的妇女越来越少，连邻居都替玉芳庆幸，幸好有这么一个姨娘。

离玉芳家几十米远的地方，岩生家也请来了一班乡间大厨。几个满脸泛油的男女，带着大锅蒸笼碗筷桌椅和手艺，在岩生家门口的院坝里搭灶安锅，摆开摊子，有板有眼地整出香味和声响，九道崖沟一下就热闹了。

九道崖沟是一条窄窄的山沟。重庆的大山大江，气势非凡，九道崖沟就在重庆的大山深处。往里走，可以一直走进大山的脚丫子里，到了那个位置的人，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全是山。往外走，视线会稍微宽一点，尽管看见的还是山。沟里住的人家分散，与岩生家和玉芳家相邻而居的，也就几家人。岩生和玉芳根本没有料到，就这么几户人家，他俩结婚至少惹恼两个人。

表现得最明显的，是年仅15岁的香幺妹。

香幺妹出现在开脸的屋里，她的神态中有不屑也有不服气。香幺妹看见猎娃奶奶用线在玉芳脸上绞，15岁女孩的恼怒情绪不知不觉被好奇心取代，也学着在自己脸上拔了一下汗毛，就像拔出针扎的感觉。香幺妹忍不住咧咧嘴，用手反复摩擦刚拔过的部位。

有围观妇女笑香幺妹，心里有喜事就感觉不到痛。

猎娃奶奶很和善地望着香幺妹：等你出嫁，我来给你开脸。

这番话重新挑起了香幺妹的恼怒，她很不服气地看看满脸幸福的玉芳。别的围观妇女在热议，再过些年，到我们的孙女辈出嫁的时候，估计很难找到开脸的人啦。香幺妹毫无兴趣，带着失望走出屋子。

猎娃奶奶家门口的院坝里，有几个人在捆“抬货”，把陪嫁的柜子、凳子、木盆、被子、枕头、蚊帐等等各种用具用品，捆成一组一组可以抬着上路展示的形状。有人忙碌，也有人围观，照例是围观的人指指点点发

表见解。最吸引人眼球的是，将几十件烧瓷的盘子、碗、壶和杯子，极有章法地用细绳子高高地仔细固定在一张方桌上，捆得既牢实又美观，像一件布局精美的雕塑。这是土家族匠人特有的技艺。按现在的说法，捆扎这种雕塑的，算得上是专家了。

香幺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。她拧着眉头，从人群边匆匆走过，与旁人的神情反差极大。香幺妹才不管别人怎么看她，这会儿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去质问岩生。

2

几栋土家族吊脚楼，松散地坐落在大山群脚下。

岩生家也是土家族的吊脚楼房子。屋檐下挂着一排红灯笼，门口贴着红对联和大红喜字。乡间大厨在院坝里轰轰烈烈地备“九斗碗”席。洗菜、切菜、做饭菜，忙得有条不紊，一派热气腾腾。

在忙忙碌碌的人们旁边，有一只黑狗转来转去。做饭菜的人们，都在留意自己手上的活儿。除了切肉的人警惕黑狗靠近，没人在意这只普通的黑狗。香幺妹也没想到，这只陌生的黑狗未来还和她有故事延续。

岩生和父亲站在门口，迎接来吃“坝坝宴”的客人，都是附近的乡亲。岩生父亲厚山大爷，以前当过生产队长，生产队早就没有了，但沟里人的人情还在。乡亲们限于自身的经济条件，送来的礼物大多是一小袋包谷或者一块腊肉，还有一腔真诚的热情，偶尔也会有人送礼金。无论多少，岩生和父亲厚山大爷一概不收。岩生解释的理由是，母亲生病拖得久，治疗和安葬全靠众乡邻借钱撑过去，办婚事设“坝坝宴”也有答谢乡亲的意思。如果送礼金的人再要拉扯，岩生就做出要冒火的样子：再要

给，就是看不起我谢家了！惹得父亲厚山大爷不得不开口，要岩生别那么毛躁，说话没耐心，好话也说变味了。

说过儿子，厚山大爷又再对客人进一步解释。

香么妹就在主人和客人拉扯的时候跑来，趁厚山大爷与客人说话，把岩生拉到旁边，质问：你真的要娶玉芳？

岩生觉得，这问得多余且好笑：你说呢？

香么妹很严肃，抱怨：为啥不等我长大？

岩生愣了一下，又笑起来：小妹儿，这种事哪能闹着玩！

香么妹：我是当真的。

岩生：别闹了，小妹妹。

香么妹：我不小了，满15岁了。

又有客人来了。岩生忙着迎接，顾不上再应答香么妹的话。香么妹被丢在旁边，很生气，赌气跑走。香么妹的家，也只隔几十米的距离，完全能赶在眼泪流下来之前跑回家。

外婆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她，看到香么妹的样子，既疼爱又无奈：傻妹子，跑哪儿去了，快收拾一下，去岩生家吃喜酒。

香么妹赌气：不去！

外婆：难得的喜事，左邻右舍都去热闹一下。

香么妹涨红脸：不去！

外婆说：你父母外出打工，这么多年没回来，这些年家里的大事小事，全靠岩生和他爸帮忙，他家有喜事，咋能不去呢！

香么妹气更大：说不去就不去！

外婆语气加重：不许使性子！

香么妹几乎是喊出声：岩生为啥要娶玉芳？他为啥不娶我？

外婆大惊，这才看清香么妹已泪流满面。香么妹憋了好久的委屈终于

释放，哇地一下哭出声来，抱住外婆：我喜欢岩生哥很久了。外婆轻轻搂住香么妹：傻妹子……

外婆费了不少的口舌劝香么妹。厚山大爷和你岩生哥这些年帮我们，是看到你的父母在外打工，接连几年连人影子都看不到，家里只剩老的老、小的小。厚山大爷在九道崖沟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长，从有生产队长起，一直就是厚山大爷在当，他习惯了关照队里的老弱病残，除了帮我们，还帮过好多人家……

香么妹强调，我是真的喜欢岩生哥。外婆说：我晓得，岩生是个好娃娃。

香么妹说：我是真的想嫁给他。

外婆严厉起来，不准香么妹说了：人家娶玉芳了，你再胡说，就惹人笑话了。

香么妹似乎还想说什么，外婆更严厉地制止：喊你不准说，就不准说了。

3

岩生和玉芳的婚事惹恼的另一个人，就是青杠娘。

青杠娘就是青杠的娘。九道崖沟就这样，有了儿子，自己便丢了名字。这会儿，青杠娘就在自家的吊脚楼上和儿子青杠斗着气。不为别的，就为去不去吃岩生娶亲的“坝坝宴”。

青杠去年高中毕业走红运，当上了镇政府里的“八大员”，19岁就开始领公家的工资。沟里人都说，青杠家的祖坟冒青烟了。领公家钱的青杠兜里，虽不鼓胀也不瘪，他掏出4元钱给娘作礼金，要娘去岩生家祝贺。

青杠娘腰有疾，拄着拐杖，不愿意伸手接青杠手上的钱：这是整整4块钱哪！我们整天面对大山深沟，上哪儿去挣这4块钱？凭啥给他家送这么大的礼？

青杠不愿惹娘不高兴，拿下一半：那就送2元钱的礼。

青杠娘还是不答应，出言很刻薄：一分礼金不出我也不去，除非给厚山那老东西办丧事我才去。

青杠有些无奈，劝娘：那都是好多年前的气了，早该化开了，憋在心里自己也难受。青杠娘一说就来气：你知道厚山那个老东西，当初是如何整我的吗？他让我当着众人的面丢脸，这么大的冤屈，我能化得开吗！

青杠娘说得来气，昂昂脖子又补充道：我凭啥要化开？

青杠好言劝娘：我现在是在镇上做事了，将来还要转正，你替我想想。

青杠娘发怒：你实在要我去，我就提半桶粪去倒在他家的锅里！

青杠只好换了个说法：你不看厚山大爷在这里当了几十年生产队长，就看我和岩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伙伴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该去一下。青杠娘态度很明白，除非岩生不是厚山那老东西的儿子。青杠继续和娘软磨，说：我现在是在镇上做事的公家人，不要让沟里的乡亲背后说我是小人心态，得势就猖狂。

青杠娘不想再多话，很坚决地表达，这件事没有协商的可能，如果要强迫她去，她就提半桶粪倒在谢家做“九斗碗”宴席的大锅里。

青杠娘一张脸像石头一样硬：别以为老娘是说来吓人的，老娘的脾气你晓得，说到做到。

青杠当然明白，他最难侍候的有两个人：一个是镇上的顶头上司，一个是他的娘。青杠现在需要思索的是，如何让岩生不误会。

其实，除了香么妹和青杠娘，还有一个人也不高兴，这人就是猎娃爷爷。

猎娃爷爷不高兴的，不是婚事本身，是办婚事人家的家长厚山大爷。因为嫁出的是猎娃奶奶的侄女，他的妻侄女，猎娃爷爷不得不参与帮忙。只是，帮忙归帮忙，不高兴的样子还是无法掩盖。爷爷趁着猎娃奶奶身边没外人，抱怨不值得帮厚山家做事，甚至强调：我要是你，就劝玉芳不嫁到他家去。

猎娃奶奶太清楚老伴的德行和赌气的原因，和善地冲爷爷笑笑：嫁不嫁是玉芳自己的事，人呀，不能越活心眼越小。猎娃爷爷一听就来气：我这辈子随便活好久，肯定不会帮他厚山家做半点事。猎娃奶奶声明是帮玉芳：我就这么一个小侄女，在这条沟里，和她有亲的，就我这个姨娘了。

猎娃爷爷还是咽不下那口气：哼！

猎娃奶奶说：九道崖沟靠得最近的，就这几家人，好不容易有人办回喜事，大家也跟着喜庆喜庆，你别和厚山赌气了，跟大家伙儿一道热闹热闹，宽宽心。猎娃奶奶还劝老伴：知道不，生一回气，肠子都要老半岁。

猎娃爷爷不属于被婚事惹恼的人，他的火气只针对厚山。临到玉芳要上花轿时，猎娃爷爷拿出一个红包，交到玉芳手上，告诉妻侄女：你家里没老人了，我和你姨娘代表你的老人送你出嫁。猎娃奶奶很满意地看看猎娃爷爷，她知道老头子动辄闹点小脾气，但到该做什么的时候，还是讲规矩的。

看见岩生和两个伙伴带着一队人来迎亲，猎娃爷爷又叮咛玉芳：岩生这娃娃还将就，就是厚山那老东西很讨厌。猎娃奶奶轻轻推开老伴，嗔怪地瞪了他一眼。

与岩生一道来的两个伙伴，不是临时请来的，是与岩生同在沟里晒了20年太阳淋了20年雨的邻居，接下来还会一起外出一块折腾。两个伙伴看见收拾打扮好的玉芳，忍不住骂了一句岩生：狗日的，不晓得上辈子做了啥子好事，捡到这么好一个女人！岩生只顾得意，才不管同伴说什么。

玉芳朝猎娃爷爷、奶奶跪下磕头。

两面铜锣敲响，两只唢呐对着青山蓝天同时吹出迎亲乐曲，花轿起步了。岩生家就在旁边，两家距离太近，还不等抬花轿和嫁妆的队伍展开就到了。于是按事先商量的办法，先在沟里转一圈再去岩生家，据说这叫放大喜庆。

迎亲的人和花轿、抬货、乡间乐队，组成了一支花花绿绿的队伍，沿起伏的山路，在大山沟谷间行走，一路洒满了传统乡间乐器吹吹打打的声音。

厚山大爷站在自家的吊脚楼前，聆听着熟悉的迎亲乐曲声渐大渐近。他知道，过不了一会儿，迎亲队伍就会到来，但还是拖了根凳子，抓紧时间坐一坐。才60岁多一点，厚山已察觉身体不大听自己的使唤了。猎娃爷爷还比他大几岁，看起来却利索不少。厚山没在意这感觉，分析是家里欠债的压力太大，他在梦中都常常琢磨如何还债。儿子岩生的婚事，本来不在眼前安排的活儿中，能够冒出这么大的惊喜，厚山明白，是儿媳妇玉芳懂事。厚山现在只剩一个心愿了，早些还清欠债。

在孩子们的哄闹和乡亲们的围观中，花轿队伍来到了家门口。按土家族的风俗，鞭炮响起，然后是全国人民可以倒背如流的拜堂仪式。到这个时段，更吸引人的，是餐桌上的东西了。

“九斗碗”宴席，摆在院坝里。一张张方桌，围满了山里人特有的淳朴面孔。厚山领着岩生走上阶沿，父子俩一人捧一个酒碗，给院坝里的客人们敬酒。

厚山大爷看起来的确比实际年龄老，有乡亲猜测和他多年的队长生涯有关系。此刻，略显憔悴的厚山，充满真诚和谢意，向各位乡亲道谢：岩生他妈病了好几年，去年又走了，治病和办丧事多亏了各位乡邻，你们自身经济困难，还借钱帮我渡过难关。更令我们全家感激的是，至今为止，

没有一家人向我家要过债。

厚山大爷招呼岩生给乡亲们磕头致谢，玉芳也主动走到岩生身边一道跪下。这举动，令厚山大爷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

岩生侧过头望玉芳，心里也充满感激。这份感激的心情，一直带到洞房里，浓得化不开，使得岩生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仿佛忘了进洞房该干什么。玉芳坐在婚床上，不得不找出一句话发问：为啥不说话？你不知道结婚该干什么吗？

岩生说想说的太多了。玉芳要他拣重要的说。岩生说每一句都重要。玉芳想缓和气氛，开玩笑：都重要反而没有重要的了。

岩生一点没笑，如实地表述：我活了21年，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对我这么好的妹子。

玉芳说：太长了，听起来像绕口令。

岩生满脸认真：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你是在我家最穷最困难的时候嫁给我的，办婚事的钱，几乎耗光你多年的积蓄，连嫁衣都是你自己买的。

玉芳也很认真：我们相好两年零七个月又三天了，我喜欢那种相好的感觉。本来还想和你再耍一年，你要去上海务工了，我不愿再拖延。

岩生说：家里欠的债太多，没对你说起过，我听见石保父亲叮嘱石保，不许追问我家的欠债，说我家不是欠烂债的人。石保父亲长期咳嗽气喘，连买药都舍不得掏钱，还这样对我们，我谢岩生要对不住乡邻的信赖，还算人吗！好在政府找到了去上海港挣钱这条脱贫的新路，我们是第一批，选人像征兵一样，又面试又体检。凡是政府较真的事，都不会落空。我去挣钱回来还债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

玉芳也表白：你安心去挣钱还债，我留在家里替你守家，保证家里的一切都会让你放心。

岩生的感激多过温情。他说：玉芳，刚和你成亲，我就要外出很久，总觉得亏欠你很多。我到了上海港一定加倍努力，不让你失望。

玉芳突然觉得不对劲了：我们这是干吗呀，像在开誓师会似的，这还是新婚夜吗？

岩生还是坚持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：我到上海港站住脚了，就接你和老爸一起去上海。这时候的岩生还不可能料到，站住脚这几个字说来简单，实际上不知有多难。

岩生和玉芳在洞房里嘀咕时，厚山大爷独自披着明净的月光，去到了屋后的小坡上，他坐在老伴的坟前诉说：你的事和儿子的事，都办好了，玉芳嫁过门来了。还在你生病时，玉芳就常来我家帮忙，我和岩生都晓得你喜欢她。欠的债，我们也有办法挣钱来还了，是政府拿出的办法。山外的人早富起来了，我们还在过穷日子，一年累到头，还要靠借债来应付意外事，好在县上总算帮我们找到脱贫的新路了。

一轮明月挂在群山上空，把周围的一切照得清清楚楚，厚山大爷甚至看得清石碑上刻的字。这是一包双坟，是早些年厚山大爷自己给自己和老伴造的，当地人叫“生基”。当地人再穷，都会在年富力强时给自己造一座生基。生基的一半老伴去年用了。碑上，老伴的名字已经被油漆填得很明显。属于厚山的那半边，还只是鐾子凿出的字迹。

厚山说：老伴呐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谢家肯定不会做赖账的丢人事。

4

陪伴岩生一道去迎亲的两个年轻人，也是要一同去上海港务工的伙伴。这次务工，牵涉一大批贫困户下一步如何脱贫的长远计划，选人象征

兵一样，特别严格。选的对象，必须是贫困村中贫困户的年轻小伙，要求历史清白、表现好。整个县这一批只选了50个人，九道崖沟居然选上3个，算得上是奇迹了。

三人中年纪最小的是石保，年初才满18岁。岩生只知道石保父亲长期咳嗽气喘都舍不得花钱买药，还借钱给他家，却不知道他去接玉芳上花轿前，石保刚刚被女朋友九朵亮了黄牌警告。

石保通知九朵来参加岩生的婚礼。石保说：我和岩生是从小一起玩雀雀长大的毛根朋友，他结婚和我们结婚一样，很重要。九朵本来在烟厂务工，专门请假从县城赶来，如此庄重却不是来吃岩生的喜酒，而是来向石保下达最后通牒的。

九朵走拢九道崖沟见到石保，首先是板着脸发问：你是不是要出远门去务工？石保知道自己汇报慢了，有些支支吾吾：县上选人很严格，我怕选不上，事先没给你讲。我想等你来吃岩生喜酒的时候，仔细和你商量。九朵态度很明白：没什么可商量的，你要走，我就和你分手。

石保还想进一步做说明，九朵根本不听：我再说一遍，你要走，我俩就各走各的路。

撂下这句话，九朵转身就走了，连头也没回，丢下石保在原地呆了好久。在岩生的整场婚礼中，石保人在心不在，满脑子全是九朵的脸色和告诫。对此，石保并不意外，因为九朵早就说过：没你一起，不好耍。那时候，石保还为自己的重要地位得意。现在好歹算是明白了，重要也是一种限制。

晚上回家，石保继续呆坐在灯下发闷，乱糟糟的思维中，唯一不含糊的就是九朵的警告：你要敢外出，我俩就各走各的路。

直到听到父亲在旁边床上的喘息咳嗽声，石保才被惊醒。他起身提起温水瓶给父亲倒了半碗水，送到床边。石保父亲刚喝了一小口，又呛得咳出